那人

想起苦楝花

作者爷爷抗美援朝时的照片

□赵光华

上完一天课，顿感身心疲惫，吃罢晚饭，来到校园操场享受独处的时光。突然一阵花香丝丝缕缕飘过来，陌生又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花，好多年没有闻到这种花香。我随着花香飘来的方向在树林间搜寻。晚归的鸟儿在枝头啁啾，好像在交流一天的心得。夜色越来越浓，薄雾渐渐升起，树木的轮廓变成了起伏的山峦。我带着寻隐者不遇的遗憾离开操场。

清脆的闹铃音乐响起，我挣脱杂乱无章的梦境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急匆匆地跑向操场，太阳正抖落一夜风尘，隐隐爬出地平线，阳光刚刚触摸到草尖，露珠就心慌意乱，不一会儿便香消玉殒。上课的电铃急促清脆，脚步声如一波波的海浪。我偶遇一同事，说起昨天下午在学校操场闻到神秘花香，晚上就梦见一身紫衣的花仙子。她告诉我，你刚来学校还不知道。操场东南角有三棵苦楝树，是一家三口，树爸爸和树妈妈相伴多年，从纤细的小树苗长成粗壮的大树，他们身旁又生长了一棵树孩子。每年春天，这三棵树成了咱们学校的网红，来树下打卡的学生非常多，学校附近不少居民也闻香而来。

我终于找到了这三棵苦楝树，目光顺着树身往上移，在清晨的阳光下，绿叶间细碎的苦楝花一团团地盛开。恍惚间，我的身体变得轻盈，思绪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遥远的童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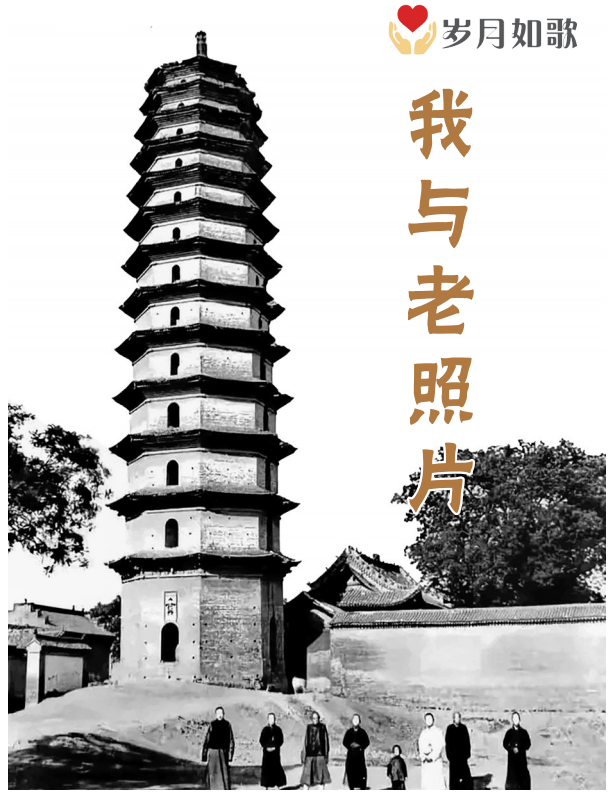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，曾经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，他担任过志愿军侦察排长，枪林弹雨中，他冲锋陷阵，为了新生的共和国出生入死。记忆中，我家有一顶发黄的行军蚊帐，一个墨绿色、坑坑洼洼的铝制水壶，一个印着“献给最可爱的人”的搪瓷缸，一把断成两截锈迹斑斑的大刀。还有一张爷爷穿军装的黑白照片，爷爷坐在椅子上，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，他身材清瘦，目光笃定地望着前方。这些物品都是无字的奖状，记录了爷爷激情燃烧的岁月。从部队转业后，他回到农村担任大、小队干部20多年，从村委会主任的职位上退下来后，主动请缨担任护林员，职责是管理村南姚暹渠两岸的人工林和自然生长的杂木。姚暹渠是一条开凿于隋代的人工河，大船满载运城的池盐，经过这条大渠和涑水河进入黄河，沿着渭水逆流而上，直达京城长安。大渠南边是盐碱滩，不长庄稼，水洼星罗棋布，白杨、洋槐是人工栽植的，自然生长的苦楝树繁殖力旺盛，树身高大，树皮呈深褐色，每年4、5月开花，香气馥郁。人们形容苦楝树是“一年一棵、两年一窝，三年一坡”。春天，河滩上阳光明媚，青草碧绿，奶白色的洋槐花、浅紫色的苦楝树花竞相开放，花香互不相让，你压过了我，我盖过了你，好不热闹。苦楝花一束一束地开，浅紫色的碎花好像一群盛装的少女站在高高的枝头，左顾右盼。成群结队的蜜蜂长途跋涉，起早贪黑赶趟儿，微风轻拂，花朵在风中轻轻摇曳，散发出浓郁的芬芳，弥漫在整个大渠两岸。夏季，青草、树木都铆足了劲儿吐绿，油绿的水蓬嵌在水洼里一动不动，好像天然形成的翡翠。整个河滩绿色铺就，找不到一片裸露的黄土。苦楝树撑起了一把巨大的绿伞。孩子们围坐在树下，听爷爷讲些陈年旧事。故事里有战场上的英雄，也有侠义的梁山好汉。微风吹过，苦楝树枝叶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是在为爷爷的讲述配乐。秋天苦楝树结出浅黄色果子，好像一串串秋海棠，咬一口，苦涩的味道能在嘴里绵延几天不散。冬天，寒风打着口哨，长驱直入，横冲直撞，苦楝树树叶落尽，只剩枯枝在枝头摇摆。这时候最怕火灾，地上掉一个火星星，火势就会席卷而来，不可收拾。这个时候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期，爷爷一点也不敢松懈，不等天明就站在大渠高处瞭望，等月亮升到头顶，他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，喝干水壶里的最后一滴水才回家。他嘴唇起了水泡，手被冻伤，依然坚守岗位。他不怕得罪人，村民都知道他的性格，附近村的人也很自觉，没有人挑战爷爷的权威。他曾经为了追一个偷树人跑了几十里地，最后那个年轻人累得瘫坐在地上，气喘吁吁地央求：“好我的叔咧！我不过是拾了几根枯树枝当柴烧呢，你为何要追我几十里路，我真是服了你，我把柴留下，你让我回家吧！”爷爷头上冒着热气，脸色惨白，歇了半晌才缓过神。他说：“好侄子哩！你怎么不早说你背的是干柴，瞎跑什么，差点要了我的老命。”

爷爷养了一公一母两只羊，几年时间，羊群壮大起来，爷爷当起了“羊司令”，被羊们前呼后拥。村南土路上，早晚总能看到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，队伍经过，尘土飞扬。羊们都能听懂爷爷的话。秋季，爷爷要修剪树枝，晚上要防火，大队就在大渠高处给爷爷搭起两间土坯房。晚上，羊群在头羊的带领下，自己回家进圈，早上又来到河滩和爷爷会合，爷爷干活的时候看不到羊群，就一声呼喊，隐没在树丛中的羊群自动回归爷爷的视线，他们成了配合默契的朋友。一年四季，爷爷几乎每天都在运河两岸的树林里穿梭。

苦楝树没有松柏的挺拔，没有杨柳的婀娜。它更像是一个羞涩而又坚强的村姑，自有一番质朴的韵味。虽然我离开了村庄，离开了大渠两岸的苦楝林，但闻到苦楝花独特的香味，总会沉浸其中，久久难忘。时间和距离让我的身体与故乡渐行渐远，但是苦楝花香总能勾连起童年的记忆。

岁月如歌

我与老照片


▲老照片 稷山古塔

□安新明

我爱照片，与我出生在照相馆里有关。

我的父亲名叫安希舜，生于1916年，原籍为山西省高平市寺庄村。由于生活所迫，他13岁远走陕北榆林，在照相馆当学徒熬相公。1932年，他选准了稷山县，在热闹的县城西街大十字东南开了个照相馆，照相馆是五间门面砖木两层商铺，后与母亲王玉花成家，成了县城有名的夫妻店。

1953年10月，在照相馆里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对照相业熟得不能再熟了，拍照、洗版、洗相、调显影液和定影液、晾相、裁相这些工序都了如指掌。从小没事时就帮父母干些活儿，眼花缭乱的大大小小照片，也使我认识了古老县城里头头脑脑的人。谁家生娃、谁家结婚、谁家祝寿、谁家殡葬、谁家开业、谁家庆典，全都能在照片上晓得。

1969年1月，我通过招工，招到稷山县饮食服务业公司摄影部，又系统地学习了照相业务，尤以人像摄影见长。从此，我与照片结下不解之缘。就是后来，我到稷山县农机配件厂上班，也还为照相馆洗大相的客户，书写照片底板上的题字，贴补家用。

久而久之，家里的箱子里也存了许多这样那样的旧照片。我保存的旧照片大约有3000余张，大部分是我家庭的旧照，有我父亲年代留存的，有朋友赠送的，也有一部分是我搜集的。有些是原片，有些是复制的，大都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旧影像。比如1964年新建了稷山县人民医院，我父亲照过一张照片，成了孤版，后来老医院楼拆了又建了一座现代化的电梯楼。我站在父亲拍摄老楼的位置又照了一张新楼的照片，形成了医院60年发展的对比，这张照片被邮政部门印成了明信片。我觉得收藏的老照片十分值得保存。为了这，我曾与县档案馆及文化馆的领导联系过，想把一些片子整理成印本画册，他们十分支持我干成这件事。我将老照片的电子档案交给县档案馆予以保存，留住稷山光影中的记忆。

注事

书声里的师恩

□王忠明

近半个世纪前，“上课听老师阅读”的记忆，着实难以抹掉。

那是1974年的春夏时节，中小学校由各科老师自由选择课堂内容。我们学校地处中条山脉腹地的垣曲县毛家镇毛家村境内。我们初一年级的老师是祖籍上海的陈青鸥。

记得她在给我们上过两三节课后，为了让我们提升人文素养，便在课堂上给我们读小说和比较适宜中学生阅读的散文、诗歌。

每当陈老师来到学校，教室里都是鸦雀无声。全班不论男生女生，都是目不转睛，全神贯注地紧盯着陈老师。小说中的精彩、曲折的故事，自然也因为是由大家喜爱的老师道出，心底留印深深。

陈老师还把小说中比较生僻的字、词、地名、名词等加以释疑解惑。几十年后，如今和同学提起来，大家还是记忆犹新。

对于我来说，陈老师那时候上阅读小说、散文、诗歌课，何尝不是构筑我文学梦的起点。

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喜爱上了文学作品，千方百计地寻找、购买、借阅大量的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报告文学，又练习写作，尝试给报刊投稿。

11年后的1985年9月3日，我平生第一篇不足200字的新闻稿见诸报端，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。我更加勤奋地读书、思考、写作。逐渐地，我撰写、创作的各类文稿，走出垣曲县、运城市、山西省，刊载到了各大报刊上。2018年8月，山西省作家协会吸收我为会员，圆了我青葱时期的文学梦。

几年前，经过多方打探，我终于和中学毕业再未谋面的陈青鸥老师取得联系。当电话里再次听到陈老师的声音时，令我不禁热泪盈眶，我们师生一口气叙谈了一个多小时，意犹未尽。我担心把年事已高的陈老师累着了，方互道晚安，挂了电话。

如是，谨以此文深切感谢点燃我文学梦的陈青鸥老师，恭祝年逾古稀的老师健康长寿。

本版责编 韩立
美编 荆星子 校对 刘亚